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越界的月亮

香港新锐作家散文

也斯 著



越界的月亮

也斯 著

香港
新锐
作家
散文

责任编辑 董建生

封面设计 黄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的月亮/也斯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1

ISBN 7-5339-1328-0

I. 越… I. 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240 号

越 界 的 月 亮

〔香港〕 也 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临安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8.25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28—0/I · 1189 定价:12.40 元

“时间过去，
但我仍是一个旅人”

——芭蕉

小 序

我童年在一个小岛长大。我记得在乡间走路，头上远远的上方一钩新月也在走着，一旦它隐没进云层里，我只好在那儿等它再现身，那淡淡的清光，再照亮路旁阴森的树丛，教我可以泰然走下去。

长大以后喜欢到处跑，在不同的城市里好似也看过不同的月亮。我记得在圣地牙哥的乐海崖，我们开车迎着海去，一拐弯，迎面跳入眼帘：月亮像一张庞大微黄的脸儿，带着祥和的笑容，迎接我们这些失去了节日的异乡人。

那以后我也看到许多被都会切割得零零落落的月亮，在玻璃碎片中支离破碎的月亮，在泥泞中变黑了的月亮。一个女孩子说：“月亮已被解体了。”另一个别别嘴：“它根本就不存在了。”

我做了许多笨拙的工作、许多徒劳的差使。有一段时间我哪儿也没去，就是绕着一个磨团团转。磨出的是黑色的芝麻糊那样的东西，里面据说有月亮的碎片。

过了好长的一段日子，好似冬眠中醒来那样，我又开始往外走，在旅途上，偶然也会碰上一张月亮的脸孔。少年时抬头追寻的月亮已经改变了它的形状，它也许变成四方或者长出了奇怪的保护色，或者改了名字隐居起来了。但总有什么令我把它认出来。

但我自己其实也改变了。默默无言地看着一个变得奇怪了

的世纪。我就我找到的，把一些碎片捡起来。我很希望有机会检校一次，现在似乎也不可能了。我们就这样走进新的世纪，月亮也一样。它会怎样变下去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小 序	1
第一辑 七十年代之旅	
佛塔与十字架	3
污染的溪水	8
没有蜃楼	12
石洞里的香火	15
知本的蜗牛	17
石也活着	19
盛槟榔的杯子	22
自然的游戏	25
新果自然来	29
喜点路灯	34
民 谣	39
鹿港的黄昏	42
布袋外的风雨	46
诗与超越	51
后现代坟场	54
七十年代之旅	56

第二辑 时空的漫游

武侯祠的小石雕	67
三苏祠取景	69
滇池的都江堰?	72
扬琴和吉他	74
百菜百味	77
诗人的空间	
——记杜甫草堂	79
凿石和浮云	83
石林的阿诗玛	85
时空的漫游	
——访问上海	87
富春江的轮渡	102
陆文夫的美食	106
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	112
大雁塔远眺·远眺大雁塔	114
沈从文的静	
——悼沈从文	117
郑敏的声音	121
在惠州寻找东坡	125
九曲三十六峰	128

第三辑 南北驿站

在京都火车站	133
通宵咖啡店的老人	142
佐和子的父亲	146
想看天鹅的女子	152
电子时代的新肖像?	155

第四辑 东西海岸

L. A. 故事	161
路过大南湾	164
回到柏克莱	167
师生之间	170
给朋友的信	173
南瓜的脸孔	177
盒中的色彩	182
在纽约观剧：文本与场地	185
在纽约观剧：百老汇的景观	190
国际作家节上的几张脸孔	201
大风雪中读一份书单	206
西海岸线上的柚子流转	211

第五辑 历史城市

围墙后的艺术	219
布莱希特的剧场和故居	223
旧广场上的新音乐 ——约翰·盖兹在东柏林	227
布拉格的夏夜梦	232
捷克的“现代”	237
在波兰：跟数字赛跑	240
华沙·记忆·诗	244
魏马的大象	248
从历史走过来的小城	253

第一輯
七十年代之旅

佛塔与十字架

我们打算沿着东部的海岸线自北南下。第一天抵达时是下午，不想在台北过夜，便在黄昏乘火车到淡水去了。

是放工的时候，车厢里很挤迫。但双连、圆山、士林、石牌……一站一站上去，离开台北越远，风景越是朴美。农人在田里烧草，田地冒起一缕一缕白烟，烧过的地方留下一摊焦黑。在淡水河附近，人没那么挤了，坐下来，可以看见夕阳正在前面，白天里晒得我们疲倦的太阳，现在是温柔的红色。它就在前面，火车驶向它，向它追上去，逐渐追近了。但是，前面是观音山，一下子把它挡在背后，火车再前驶，经过农田，驶进山洞，过了一会，我们越过观音山，再在另一端看到这夕阳。我们追上它，现在它已落在背后，像在旅途中从窗子中迅速瞥见的事物，逐渐又再离开我们。天色渐渐暗下来，傍晚的风吹得人那么凉快，仿佛吹掉白天蒙在脸上的灰尘，叫人感到舒畅，尽管不知道在一个怎样的地方下车，也有心情继续找寻新的事物。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抵达这第一个陌生的小镇。

我们找了间小旅馆，安顿下来，便到街上逛逛，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这时已是晚上，电灯已亮。但商店没有关门，街上也有不少行人。它是够热闹的。海鲜店门前，放着蟹、虾、鱼，压着冰，旁边放着竹笋。它有不少古式的铺子，像中药铺，走过时嗅到一阵古老熟悉的味道。最多是日用品的铺子，它们的样式古

老，像香港西环多年前的老店。但是，偶然在橱窗里，会贴起一两张摩登的外国比坚尼女郎的广告海报。中与西，新与旧，有时以颇奇兀的方式融和在一起。

这些街道上，理发店很多，很晚了还有人在那里洗头。鞋店生意也好。很奇怪，好几次我从店门望进去，都看见一两个妇女在试穿太高的高跟水松鞋。这使我心里纳闷：这些看来朴素的女子，为什么也会跟随那些不自然的新潮流？

这地方一方面给予人一种很古旧的小镇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好像是在现代化潮流暧昧的边缘。它有一些古老的中式街道，比如清水街；有一些典型中国化的商店，还有些人，我们碰见或交谈起来，就会发觉他们仍是朴素诚恳的小镇居民。我们在路旁的小摊吃鱼丸米粉，我们说国语，摊子的老妇人说闽南话。淡水最早的移民据说来自福建泉州。许多许多年了。她这个摊子看来也摆了很久，但她只说自己家乡的话，连简单的数目字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可以从她的动作揣测她的意思。有一个妇人来吃面，忘了带钱，她扬扬手，似乎在说，改天再算吧。但过一会，这另一个妇人带了钱回来。这些朴素互信的作风，是古旧的小镇风气，在现代化的都市中总是逐渐消失的。

但在淡水这样的地方，电视却也逐渐普遍了，商店没开门，里面的人坐在那儿看电视。电视放得高高的，大家仰高脖子看。在书局里也有好几份电视杂志。

我们觅路走向淡水河边的时候，经过市内的商店，发觉他们有不少人把电动摩托车放在店内。其中有一两间铺子，甚至把汽车放在店内，占了半边铺位。

在这些中式的老店子里面放着一辆汽车，看来总是叫人感到异样地不真实。有一间商店在汽车的前面放一个活动的柜橱，有轮子可以推动，大概是为了方便移开，让汽车出入。但这样把

汽车放在狭小的店内，是多么地不方便呢！

我们走到黑暗的河边，发觉那里也很热闹，一群群的人，围在河边乘凉。有几个青年在弹吉他，唱外国歌。人太多了，我们沿河边前行。几个中年妇人闲话家常。再前面，几个青年在玩摩托脚踏车。车好像是其中一人的，他的几个朋友贪新奇试骑。他们发动摩托车，发出隆隆的声音，在空气中散出汽油的味道，向大街驶出去。过不了一会，他驶回河边来。原来他只是兜一个圈子。于是又另一个上车，开动摩托，发出隆隆的声音，又兜一个圈回来。小镇的夜很早便全黑了，在外面不知是什么，去不了多远的。

我们在河边坐下来。灯光昏暗，河水看来朦胧而混浊，像蒙上一层烟雾，相信这纯粹是视觉的关系。这河在白天里不是这样的。空气中有汽油和腐叶的气味。河边的黑影幢幢，偶然有一头狗走过。我们再站起来，往前走。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码头，有一道堤伸出去。那儿比较凉快。三个老人坐在长堤上谈话，他们边喝米酒，边吃花生，看来真是舒服。他们絮絮地回忆过去，我们走回来时，看见他们随手把花生壳扔到堤下。岸边的屋子那儿，堤岸淤积污泥。屋外周围一片黑暗。在屋内，冷白的电视机画面说着外面的事。一个少年待在墙角，凝神看着电视。

我们再转回大街，在小镇里不管你向哪儿走，转弯，再转弯，以为走到不同的地点了，结果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们走到几条著名的旧式街道，如清水街那儿，去看旧屋子。淡水有一些美丽的中式古老建筑，是今日难见的；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西式的古老建筑物——淡水是最早接受西洋影响的地方之一，自明朝开始，就已经与外国人来往，传教士和商人来到这里建起他们的屋子，包括那出名的马厝。

现在清水街这些小街上，摆满了零食摊子，那里有最丰富的

选择：海鲜、卤肉、豆腐，甚至还有鲨鱼薰和鱼肚。水果最是鲜美，我们坐下来，喝一杯五百 CC 的牛乳木瓜汁和柠檬汁，我没喝过那么新鲜的柠檬汁，在那边，一对青年男女在喝汽水。抬头看上面木牌上写的价钱，一杯鲜果汁才不过是五块或八块，一瓶可口可乐却要十二块钱。

第二天我们大清早起来到淡江文理学院那边去，看那些古老的外国建筑物。淡江文理学院附近，照地图上看，还有一处名胜，称为红毛城，那是明朝崇祯初年建的。当时西班牙人占领淡水，在山岗上建了一座圣多明哥城，保存到现在，是一个西式的古城。但我们在那附近找，却没法找到。到离去的时候，才发现它现在仍属外国人管理，我们没法参观。

在淡江文理学院里面和附近，倒是找到不少旧式的外国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是“牛津理学堂”，是红砖的建筑物。那是加拿大人马偕在一八八二年建的。

这马偕，在淡水的历史中有点名堂。据说他最先从加拿大来到淡水的时候，居民对他敌视，拿污秽的东西掷到他身上，他是行医的，却说他要取人血，割人肝脾。他的医所一直没有人光顾，有一天，村民忽然都到他医所来取红药水。他后来才发现，他们只不过把药水倒去，用瓶子盛东西。他大概是牙科专家，据说他后来拔过三万多颗牙齿。

今天淡水的街上，已经到处可以见到齿科医生的招牌了。听说马偕有纪念医院在台湾。他建的医院和教堂还留在原地。这些实际的建设留下，至于那些中外接触初期的传闻逸事，现在人们都当笑话来说了。种种不同的接触，和更现实的齟齬，何尝不是到处可见。

我们看到那“牛津理学堂”的红砖屋，它现在是归淡水的工商管理学校所有。在这砖屋的屋顶上，很奇怪，除了一个十字架

外，在两旁还竖起两个小佛塔。据说最初建造教堂的时候，为了缓和人民激烈的反对，所以不竖十字架而竖佛塔，这建筑物是西式的，但它的红砖都从厦门运来，建起来也有左右厢房，颇像中式建筑。这校园里许多建筑物，或是西式的门窗，或是中式的檐角，都混合在一起，不再是拜祭的殿堂，而作为校舍的实际用途。其中一座建筑用作青年暑假的活动，我们走过时还依稀听见里面的歌声呢。但在学校的外缘，我们也发现另一所新的建筑物，它有丑陋狭长的窗子，有点不伦不类，仿如中西两种建筑的最糟糕的混合。这两种不同的质素的协调可不容易，它们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

污 染 的 溪 水

我们坐在火车站的石级上，摊开地图，在南下的途中选择一个歇脚的小地方，我们立即选中礁溪。那是因为这次旅行之前，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诗人，他曾向我们说起礁溪，说那是他的故乡，我们除了名字以外，对这地方毫无认识，但在先入为主的印象中，都觉得地方一定正如在那里长大的人，是既朴素而又亲切的。

每天傍晚时乘车到达一个新的地方，那感觉既使人兴奋又使人担心，因为你永不晓得遇到的是什么，是好还是坏。当白天花为凉快的黑夜，火车在田野间奔驰，望出窗外，可以看见一盏小小的红灯，在黑夜中与我们走着同样的方向。仔细看，才发觉那是傍晚归家的人，踏着自行车，在田亩的阡陌上前行。这时候，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前面是一个带着农村风味的小地方。

但车一旦抵达礁溪，我立即就发觉我们先前的想法错了。那盏小小的红灯，幻化成车站附近林立的俗艳的旅舍的灯光。这小地方，不知怎的有那么多旅舍，每处的门前，坐着两三个打扮得很厉害的女子，高声谈笑，有时更站起来，向过路的旅客招呼，这都是路过其他市镇时没有的，我们找地方过夜，不是见形势不对回头便跑，便是住宿价钱太贵谈不拢。幸而后来有一位好心肠的卖牛肉面的中年汉子，指点我们往另一所旅舍。他说：“看你们的样子，像是学生的，你们找的该是那一间吧。其他的，都是找小姐